

俳諧論紀弦

紀弦論之一

• 羅 青 •

5

紀弦詩中，「自嘲嘲人」並出的很多，如「理想」、「脫襪吟」、「我的愛情除以三」、「蒼蠅」、「爬蟲篇」……等等，都是例子。

「我的愛情除以三」中，紀弦幽默的說：「我的愛情除以三：／你，工作和煙草。」「你」是愛人，「工作」是現實；「煙草」是詩，是想像之美，是藝術。但詩人却發現除以三是不行的，那個「你」會「沒收了我的煙斗，／使我沒精打采，兇霸得／如一善妒的潑婦。」使詩人不得不無奈的嘆道：「善妒的潑婦是沒福的，／因為她不懂／三位一體的哲學。」^⑤ 這首詩，自嘲，嘲人兼而有之，然其基本性格，還是喜劇的，表現出來的態度，是「惡意的而又不盡是惡意的」，給人的印象是「滑稽玩世」而偏於遁逃。其中的嘲弄是溫柔的嘲弄，並不辛辣刺人。這種溫柔的嘲弄，充滿了愛意，在「理想」一詩中，有了高度的發揮：

啊，愛者，我想，
世間再沒有比你與我
更其不可思議的了——

你要我和你耕瘦瘠的田：

我却有未開採的金銀礦。

你的理想是條美麗的小蛇；

而我的理想好比凜然的龍。

唉，你的小蛇呀，

怎麼常咬痛我龍的尾巴？

——摘星的少年：「理想」（頁五十九）

「我的愛情除以三」是把「感情」用抽象的「科學方法」加以處理，使其概念化，且充滿了「知性」的光輝。因為詩中的「你」，就是一個「知性」過強的「潑婦」。「理想」一詩是把「感情」經由具體的「想像途徑」加以處理，使其具象化，充滿了「感性」的情趣。因為詩中的「龍」，只是詩人的「理想」而已，是根本沒有科學存在的根據的。

這種「自嘲嘲人」兼而有之的詩，常會使人產生「啼笑皆非」的感覺。「蒼蠅」一詩，就是個好例子：

蒼蠅們從開着的窗子飛進來，

我的眼睛遂成爲一個不愉快的巡邏者。

「討厭的黑色的小魔鬼！」

一切醜惡中之醜惡！」

我明知道我這嚴重的咒詛是徒然的。

而當我怨恨着創造了他們的上帝時，

牠們却齊聲地唱起讚美詩來了。

——摘星的少年：「蒼蠅」（頁一二三）

蒼蠅誠然可惡，却竟也是上帝造的。「我」明知咒詛也是徒然，却又不能控制的發了嚴重的惡罵，甚至連上帝都怨恨上了。在咒詛與讚美詩之間，「我」與「蒼蠅」劃了等號，不單自嘲，而且嘲人，其感情是「啼笑皆非式」的，這種「啼笑皆非式」的感情，在紀弦另一首詩「脫襪吟」中，被轉化至一種「悲天憫人」的境界：

何其臭的襪子，

何其臭的腳，

這是流浪人的襪子，

流浪人的腳。

沒有家，

也沒有親人。

家呀，親人呀，

何其生疏的東西呀！

——摘星的少年：「脫襪吟」（頁六十一）

流浪人是貧無立錫之地的。家對流浪人來說還不如他的臭襪子來的親切。然臭襪子又怎麼入詩呢，這裏顯出紀弦的高明了。臭腳和臭襪子是誰都有的，但其主大是流浪人，就立刻在讀者的心中描畫出一幅歷盡滄桑的背景，同情之心，油然而生。但光只是這些是不够的，詩人必須使這幅背景，精要且突出的在讀者的心中出現，令他感到更深一層的震顫。因此，紀弦，用能保護人溫飽的家與保護腳的襪子為對比，用親人與流浪人為對比，使那種流離失所的感覺，借着平凡到幾乎可笑的脫襪動作引發出來——先是令人失聲而笑，後是令人掩卷嘆息。是夫子自道，却又道盡天下流浪人的心情。「理想」是輕巧的，「蒼蠅」是激烈的，而「脫襪吟」却在自嘲和嘲人之間，表現出蒼涼無奈以及悲天憫人的胸懷與境界。

6

紀弦詩中嘲人的例子也很多，但佳篇却少。其中有一些關於政治的還不錯，如「克洛馬」之嘲菲律賓賓，「語法」之嘲日本等等，範圍很廣，當留待論他的「政治抒情詩」或「戰鬥詩」時再說。

紀弦嘲人的詩，好的很少，多半流於過份情緒化，如「二十世紀」、「蟑螂」、「椅子」等等都是如此。他在「要的和不要的」中寫道：「把那無線電收音機關上吧，賢妻啊！／它使我的聽覺羞恥，因為那些是／不知亡國恨的商女唱的后庭花啊。」^⑩語調雖然滑稽，本質却是散文。「綠三章」中的「X啊，不讀我的詩的X啊，／我恐怕要跟你打官司了吧，／如呆你還不關上無線電收音機，／老是讓它唱那至極無聊的『玫瑰玫瑰我愛你』的話，」^⑪也一樣是散文。紀弦不但嘲笑流行歌曲的擁護者，也同樣嘲笑那些跟着流行一起亂寫現代詩的人。在「月光曲」中他諷刺的說：「大家一窩蜂地畫抽象畫，寫現代詩，／再沒有比這一窩蜂主義更討厭的了。」^⑫繼又在「舞伴」中調侃的笑他們「畫鬼畫符／的『抽象畫』和寫狗屁／不通的『現代詩』」^⑬還不知羞的自以為是「很前衛的」。然這些都太浮面，太輕佻，徒逞口

舌之快而已，實不足爲訓。有時，他又變得相當激憤，甚至於以惡罵去詛咒那些「蒼蠅一般討厭的，太多的，死不光的，／大人，孩子，男的和女的。」（靈感之死）這種偶發的「偏激」情形，要到紀弦晚年，他五十歲以後，才慢慢消失。

例如他在五十八年寫的「一種蒼白」和「觀感」，就是相當具有水準的嘲人詩。在「一」詩中，他形容都市女人如「賽璐珞玩偶一般的脆弱：／擦根火柴，就化爲灰燼了。／」而灰燼，灰燼又在笑啦——笑得格格格格，格格格格的。」^④，這樣的手法，可說是十分深刻辛辣的剖開了都市女人的缺點。在「觀感」中^⑤他嘲笑那些沒有獨創性的人，就好像回聲，連影子都沒有。構思雖不新鮮，表現倒是含蓄，比起其他的詩，尙算可取。

紀弦最好的嘲人詩，還要算他在五十歲左右寫的那首「勳章」：

月亮是李白的勳章。

玫瑰是 Rilke 的勳章。

我的同時代人，

有掛着女人的三角褲或乳罩的；

也有掛着虛無主義之類的。

而我，沒得什麼可掛的了。

我就掛它一枚，

並不漂亮，

並不美麗，

而且一點也不香艷，

一點也不堂皇的，

小小的螺絲釘吧。

因爲我是一個零件，

我是一個零件小小的。

——檳榔樹丙集：「勳章」（頁九十一—九十二）

嚴格的說「勳章」的「自許」成份要比「嘲人」成份要來得大，不過，也正因爲其中的自許成份，給予嘲人成份，充份的支持，使不致於落到浮面罵戰的陷阱之中，同時，也正因爲有了對比，反倒使其俳諧性

與諷勸性更加明顯的表現出來。因為李白為擄月而死（傳說是如此的），里爾克因玫瑰刺手而亡，而紀弦所謂的同時代的人呢？却是為「三角褲」或「乳罩」「虛無主義」之類的死於非命。這與詩人願把生命獻身給一個「螺絲釘」相比，其情操的高下立判，若與李、里二氏相比，也顯得作者是一個十足的二十世紀工業時代的詩人。因此，我們把「勳章」列入「嘲人詩」的行列中，雖嫌勉強，但也並無不可。後來在民國五十四年，他寫了「人間」，^②在處理上，與「勳章」也十分相似，他唾棄「那些見不得陽光的」，他要「給他一盞燈」；對「那些對着銅像吐唾沫的」，他要「讓他也成為銅像。」但對以上的否定語調，詩人在後半篇中，用了肯定的態度來支持並以爲對比。他歡迎「會說會笑」真誠無偽的人走進他「春天的園子」。這樣一來，前面的諷嘲才更顯得有力，不失其諷人嘲世的本意，而又避免了憤世恨世的偏激，在紀弦的「嘲人詩」中，這樣的作品，是值得稱道的。

7

上面我把紀弦具有俳諧性的詩，分成「自嘲」、

「嘲人」及「嘲人與自嘲」三大類來討論，這並不意味着，其間的分野是如刀如切，毫不含糊。事實上，其中互相跨越的地方也是有的，只不過我爲了探討方便起見，依其詩中的份量比重，而加以劃分罷了。嚴格的說，紀弦詩中具有俳諧性的當然不只這些，如「在禁酒的日子」、「金門高粱」、「八里之夜」、「蕭蕭之歌」等等，都是十分富有諧趣而又毫無嘲諷意味在內的好詩，這是值得細心注意的。尤其是在紀弦的晚年作品之中，自嘲與嘲人的素質都漸漸減少，慢慢消失了。代而起之的是一種寬容、諒解、詼諧但又不失敦厚的態度，這種境界，比他在「連題目都沒有」一詩中所表現的，要更進一層。他在民國六十一年所寫的「六十自壽」，「夜記」，「總有一天」，及六十二年所寫的「一小杯的快樂」可爲這一類型的代表。

在「六十自壽」中，他雍容自得的寫道：

有企圖偷去我的手杖的，
也有想敲碎我的煙斗的。
所以我乾脆把鬍子刮掉，

連個寶貝詩人都不做了。

從前我不時的大聲吶喊，
是因爲害怕寂寞的緣故。
如今已懂得享受寂寞了，
我還有什麼話可說的呢？

——檳榔樹戍集：「六十自壽」（頁一二〇）

此詩表現出他對外界的毀譽，已達到不動心的地步。並坦然承認以前對外界激烈的反應，是因爲自己心虛的緣故。在這首詩中，文字技巧，形式，音樂，皆跟着「詩想」走，自自然然，有格律詩的優點，表現出了詩人正大光明的心境；無格律詩的缺點，無造作的押韻及填字。沒有什麼驚人之筆，但却直指人心，諧趣盎然，算得上是紀弦詩中的上品。「六十自壽」是夫子自道，「夜記」則顯出詩人關愛外物的胸懷。

夜半醒來抽枝煙。

月光下，小個便，

不也蠻富有詩意的嗎？

忽然哼起兒時的幾句歌，

怪蒼涼的。

又想到明年此刻，
將會以一種退休之姿，
出現了吧？然則F調的披頭
和G調的小咪，還有，
那些孤挺，那些曇花，
總該早點兒爲牠們
作一番安排才好。

於是有一流星劃過天空，
自東南東而西北西。

——檳榔樹戍集：「夜記」（頁一二一）

由此詩可知，紀弦是一個把整個生活都溶於詩的人。六十歲以後的他，在某些詩中，技巧已出神入化，不復看見技巧的痕跡。首段中抽煙與月光的對比，是無聲，是年長後的成思；，小便與兒歌的互映，是有聲，孩提時的天真；動作與意義渾然一體，兒時的頑皮與老年的童心合而爲一。詩人恢復了赤子之心，當然會關心起他四週的小生命來。「總該早一點兒爲牠們

／作一番安排才好。」詩人如是感嘆道，因為從兒時到現在，生命也只不過是一曇花之開謝，「一流星劃過天空」。此中，曇花與流星的互映，神妙而不着痕跡，十分難得。雖然生命是短暫的，而他也快要「退休」了，但他還是依舊保有着「孤挺」的，他要為他喜愛的小貓小狗以及花草，做一番安排。全詩拋棄了比喻，象徵，及一切怪誕的技巧，以真誠出之，但因詩想的裁剪得宜，使全詩進入一種似淡實濃的自然妙境，既莊又諧，真是值得喝采。這種境界，在他的「一小杯的快樂」^②中，更是發揮得淋漓盡緻：

一小杯的快樂，兩三滴的過癮，
作為一個飲者，這便是一切了。
那些鷄尾酒會，我是不參加的；
那些假面舞，也沒有我的份。
如今六十歲了，我已與世無爭，
無所求，亦無所動；
此之謂寧靜。但是我還

不够單純，而且有欠沉默——
上他媽的什麼電視鏡頭呢？

又讓人家給錄了音去廣播！
倒不如躺在自己的太空牀上，
看看雲，做做夢好些。
如果成詩一首，頗有二三佳句，
我就首先向我的貓發表。

這是該詩的開頭兩段，最愛狂飲的「飲者」，現在不貪杯了。鷄尾酒會，他不參加；假面跳舞，想參加也沒他的份，真是達到了寧靜。但這種寧靜是自然的，是真實而非造作的。因為有時寂寞起來，仍是會去廣播電視一番。但他並不為自己掩飾，他後悔那樣做了，就明白的表示出來，使人看到了人性中的複雜面。酒是少喝了，詩却還常寫，發表欲不再支配一切，代而起之的是一種自娛與自足。他接着寫道：

我的貓是正在談着戀愛，
月光下，屋脊上，牠有的是
唱不完的戀歌，怪腔怪調的。
爲了爭奪一匹牝的老而且醜，
去和那些牡的拼個你死我活，
而帶了一身的傷回來的

也是常有的。這使我

忽然間回憶起，當我們年少時，把劍磨了又磨，去和情敵決鬥，亦大有羅密歐與朱麗葉之概——多麼可笑！多傻！而又多麼可愛！

如果時光可以倒流，

我是真想回到四十年前，

把當初擺錯了的姿勢重擺一遍。

詩由二段的向貓發表他的詩，至三段貓的戀愛，跳接自然，而且與詩情吻合，因為第三段貓的戀愛與第四段詩人的戀情，相互對比，互相印證，充滿了詩的浪漫。因此，向貓讀詩，是詼諧而又恰當的，妙諦正在其中。至於「擺錯了姿勢」一句尤妙，不但點出了時光真的無法倒流，也說明了就是能倒流，也無補於事。因從前做錯的事，現在想來未必不美，尤其是在戀愛上犯的錯誤，就是再犯一次，也未嚐不可。

而總之，錯了，錯了，錯了，
那些臺詞與臺步，都弄錯了。

這樣也錯了，那樣也錯了，

一錯就錯到了今天的這種結論：

既無紗帽或勳章之足以光宗耀祖的，

而又不容許我去遊山玩水說再見——

此之謂命運。

第三段剛剛肯定了少年時期的「可愛」，第四段又否定了。從「擺錯了的姿勢」到走錯了的一生，轉化自然而不露痕跡。少年時對愛情的狂熱，也可說是對詩酒的狂熱，這狂熱使他晚年既無官位以光宗耀祖，又無錢財去遊山玩水——造成了他如此一生的命運。

啊啊命運！命運！命運！

不是樂天知命，而是認了命的；

亦非安貧樂道，而是無道可樂。

所以我必須保持寧靜，單純與沉默。

不再主演什麼，也不看人家的戲。

然則，讓我浮一大白以自壽吧！

止於微醺而不及於亂，此之謂酒德。

紀弦在此，繼承了儒家順天命的看法，把一切歸之於

命運。但卻沒有故作達觀超世的「樂天狀」，也不故作厭世嫉俗的「悲觀狀」。他是認命的，但不故做瀟灑之態，他是安貧的，但不假借樂道之名。全詩至此，經過了種種變故，又回到了首段所說的「寧靜」——不再是主角，亦不再是觀眾。對於一切，他的態度，不再是完全割捨，不再是沉迷其中，而是不即不離的「止於微醺而不及於亂」。最後兩行，與陶氏的「天運苟如此，且進杯中物」，是十分相似的。他們不完全臣服於「命運」，亦不想超越「命運」，而是以自己的「寧靜」與「命運」相處相合。所謂的「且進杯中物」，只不過是順性罷了，實在是沒有絲毫借酒逃避的意思。

縱觀全詩，是俳諧的，例如用貓的戀愛與他少年時的戀愛相比，用自己的矛盾行為，來表達自己所謂的「寧靜」，一方面顯出了詩人的風趣，另一方面又在風趣中嚴肅而真誠的探討了「命運」。既非自嘲，亦不嘲人，和平中正的接受這一切，而欣賞之，達到了「通達人情的智慧福地」。

8

紀弦有自選詩七卷，從卷一到卷七，都有相當濃厚的俳諧性，洋溢在他的詩句之中。因了時間的不同，年歲的不同，題材的不同，態度的不同，其俳諧的方式亦不同，有些失之過激，有些失之遊戲，但也有些却達到了「辭雖傾回，意歸雅正」的效果。他的詩，早期多有向「命運開頑笑」的雅量，有「滑稽玩世」的遁逃，也有「豁達超世」的征服，嘲人時有，嘲己亦不停，時而又兼嘲人嘲己並出，變化十分的豐富。晚期，則漸漸了解了與命運和平共處之道，以風趣的態度欣賞之，既不「遁逃」，亦不「征服」，以「溫柔敦厚」的詩教為依歸，表現了詩與人生渾然一體的境界。這類的作品，在紀弦詩中雖然不多，但就現有的數目來說，却足以豐富五四以來的新詩內容，使後來者在新詩的創作上，有了更寬廣的天地去探索去追尋。

① 見劉認·鍾嶸：「文心雕龍·詩品」合集，國學整理社出版，臺南，民國六十三年，頁五十二——五十四。

- ② 見朱光潛著：「詩論」，正中書局出版，台北，民國五十一年，頁二十四——二十七。
- ③ 同前，頁二十八。
- ④ 同前，頁二十八——三〇。
- ⑤ 見衛塘退士選：「唐詩三百首」，臺灣大眾書局出版，高雄，民國五十二年，頁六十三。
- ⑥ 見「中國現代詩歌選」，香港上海書局，香港，一九六〇年，頁一三四——一三六。
- ⑦ 見梁實秋著：「談聞一多」，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，臺北，民國五十六年，頁四十二——四十四。
- ⑧ 見余光中著：「聽聽那冷雨」，純文學出版社出版，臺北，民國六十三年，頁七十四——七十五。
- ⑨ 見「中外文學」第三卷第一期「詩專號」，臺北，民國六十三年，頁二十，凝凝：「舊調重彈」。
- ⑩ 見紀弦：「飲者詩鈔」，現代詩社出版，臺北，民國五十二年，頁三十七——三十九。
- ⑪ 見紀弦：「新詩論集」，大業書店出版，高雄，民國四十五年：頁三十八：「可嘆的是我們這個詩壇，本是一片乾淨土，不過多了幾個上官大夫，令尹子蘭而已」。又見「飲者詩鈔」，頁二二六——二二七，詩人以「帕羅米修士」自喻。
- ⑫ 見紀弦「紀弦論現代詩」藍燈出版社出版，臺中，民國五十九年，頁一六四——一七二。
- ⑬ 見紀弦「飲者詩鈔」，現代詩社出版，臺北，民國五十二年，頁一二七——一二八。
- ⑭ 見紀弦，「檳榔樹丁集」，現代詩社出版，臺北，民國五十八年，頁一一三——一一四。
- ⑮ 見「摘星的少年」，頁二〇六。
- ⑯ 見「檳榔樹甲集」，頁八十九——九十。
- ⑰ 見「檳榔樹乙集」，頁八十——八十二。
- ⑱ 見「檳榔樹丁集」，頁六十四——六十七。
- ⑲ 見「檳榔樹丁集」，頁二十五——二十八。
- ⑳ 見「檳榔樹戊集」，頁二——三。
- ㉑ 見「檳榔樹戊集」，頁二十——二十一。
- ㉒ 見「檳榔樹丁集」，頁三十四。
- ㉓ 見「檳榔樹戊集」，頁一四八——一五〇。